

豐村小說集第三輯

靈魂的受難

豐村著

大城文化事業公司刊

豐村小說集

3

★

靈魂的受難

豐村著

新豐出版公司總經理

豐村小說集第三輯

靈 魂 的 受 難

著 者 豐

村

發 行 者 李

釗

彭

發 行 所

大 城 文 化 事 業 公 司

總 經 售 處

新 豐 出 版 公 司

上海北京西路二三九弄六號
軍慶中央公園西三街特十號

版權所有★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滬版

我的脚印

「豐村小說集」自序詩

我走在地上

我留下了脚印

這是我脚印

我從這里

艱難地走過了

我歡喜

因為我

倔強地活着

有力地呼吸着

並且

我排除一切地

繼續走着

讓那些

只會高喊的人

卑視它吧

讓那些

只能高飛的人

無視它吧

——他們懂得

脚印是什麽呢、

而我

向前了

我笑

一九四七·十二·四·于滬

目次

我的脚印(自序詩)	一
江奇峯上校	一
靈魂的受難	四三
高家少爺回來了	八一
恐懼	一二三
二混子的一生	一三七
賊	一六五

江奇峯上校

一

一九四六年七月末旬，我穿過紛亂的兵車的夾縫，從噪鬧的重慶來到了荒蕪的洛陽。並且，因為軍運緊急和繁忙的緣故，我又苦惱地被困住下來了。

「本日無車。」東車站天天簡短而明晰的牌告着行車的消息。

旅客們被困得情緒頹喪，煩亂和急躁。「這樣的交通！」彷彿每人心裡都無限懊惱的罵着。並且，大家無聊似的不斷擁進站長室，仔細的探問，和屈卑的交涉，而有些軍官們却性急的粗魯的漫罵着。

「你們直在鬧我，我有什麼辦法呢！」那位忙亂的但是表情善良的站長，不耐煩似的向衆人說，「上面命令直叫我運兵，運軍火，我有什麼辦法？」他張大着眼睛，「你們看看月台外邊，」他站起來，好像是興奮起來似的，向室外掀

撇下巴。「月台上那堆滿的彈藥，那擺滿的大砲，都等運走哪！而車道上又是走不完的兵車！」他嘆口氣，搖一搖頭，衷心的顯示着他是無可奈何了，他正要無限頹喪的坐下去了。「運兵作爲我的職務，我願意麼？」他好像同情的說。但，此刻，闖進來一位雄糾糾的英武的軍官。那位軍官彷彿剛鬥勝的公鷄似的，目空一切地高傲的走進來，帶着十分權威和生氣的口氣，大喊道：

「哪位是站長？哪位？你是麼？好！我們要馬上開車！二十小時不能趕到鄭州，你負全責！」

那位站長輕淡的笑一下，兩眼具有自信似的望住那位軍官，說：

「砲團的列車一離站，就開你們哪！」

「我們不能等他們！」軍官頑固的叫道。

「是一樣急緊呵！」站長站起身來，和氣的說。

「我們有特別的任務！」軍官強硬的說。

那位站長微微笑一笑，搖了搖頭。「都是作戰，有什麼特別不特別呢？」

他好像說，他用目光瞅那軍官一下。但是，顯然，他爲了應付他，帶着若有所擺佈的神情，輕輕的嘆息了一聲，就走出去了。

旅客們像落漠的的老烏鴉一般噪鬧了一陣，隨後，一個個空虛而寂寞似的，失望的離開了站長室。我夾在他們中間，心情焦急和煩亂。「今天又走不成了！」我心里懊惱的說，決定回到旅館去大睡一覺了。

「哈，老兄！」江奇峯上校從我的背後跑過來截住我，並且，熱烈而誠摯的握住我的手。「真沒有想到能碰見你呀！」

「你怎麼也在這裏呢？」我驚奇的望住他。

「走哇！」他開朗而高興着說道，「你是啥時候到的？」

「三天啦，」我說道，「想走，走不掉！」

「在中國，就是這種熊事！」他說，一如以往的耿直爽朗的口吻，「我也墩了三天啦。」他加說道。「可算好，」他繼續說，「炮××團要東開，那里我有個老朋友，可以搭他們的車。」

「那方便麼？」我說，心裏多少感覺輕鬆了些。

「咱們礙他們熊事？」他爽朗的叫道，「我正少個朋作伴，咱們可痛快談一路啦。」

「你是到南京去麼？」我問道。

「到那個熊地方做啥？」他說，他憨直的笑著。「咱不想陞官，也不想發財，還去那個熊地方做啥？」

「那末，要到那一部份去呢？」我問道。

「那里都不想幹啦！」他直爽的答道，「再不想造罪啦！」他狠狠擺着下巴，慢腔慢調的說。言下，頗多感慨似的。「等一下好好談，反正我都要告訴你說，」他提高聲音接着說，「你的行李啥時候搬到車上來？」他熱切的望住我。

「你不需要先講一聲麼？」我說。

「講個熊，我保險就是啦。」他說。

「我馬上去搬。」

「行，那行。」他爽朗的高興似的說。

我把行李搬到車站上來的時候，江奇峯上校仍然站在原來的地方在等我。

他向我愉快的揮着手，並且說道：

「還是像在戰地那樣簡單麼？」

我默默笑着，點一點頭。

「那不錯！」他說道，「這年頭，行李越少越好，我很贊成你的辦法。」

「你呢？」

「一個提箱。」

「太太呢？」

「安插在陝西啦。」

「那怎麼行呵！」我笑着說。「她怎麼能夠答應你呢？」

「那有啥不行？」他嚴肅的說，「現在有朋友照扶，以後，我想法接她們

呢。」

「太狠心啦。」我開着玩笑。

他頗爲吃驚似的望我一眼，然後，很正經的說道：

「你說該有啥好辦法？」他似乎想笑一下，但是，剛剛顯露在臉上的笑紋，馬上又消逝了。「這能夠怨誰呢？能怨我麼？」他張大着眼睛，停了一下。「在咱們這個熊國家，有啥好法子？」

「哦，你倒有不少牢騷啦，」我說。「總是愛發發老脾他帶着哭笑不得的情緒，搖了搖頭。

「別胡扯啦，老兄，」他說道，「上車去吧。」

我們走上那列兵車末尾的第三個車箱，那是屬於官長們特備的五個車箱中的一個。我們走進去時，車箱里只有幾個勤務兵一類的人物，此外，是行李和鋪好的合意的鋪位。

「除掉那是×副團長的鋪位，」江奇峯上校說，「任你隨便檢地方。」

「我們偎在一起，不是好談話麼？」我說。

「當然，」他說，「那你在這裡好啦。」

我放下行李，預備大略整理一下，鋪一個簡陋的位置的時候，江奇峯上校忽然用責備的口吻說道：

「我還不知道你有女人脾氣的啦！」

「這不是順手理一下麼？」我笑着說道，「現在有什麼事呢？」

「到茶館里去談談啦！」他說道，性急似的望我一下。「現在這熊事，誰能知道啥時候才開？墩在悶車箱里做啥？」

我站起來，心情上感覺和江奇峯在一起的爽朗和愉快。我想說些什麼話，而他的神情，似乎也企圖說些什麼了。但是，車門口正進來一位身材高大的，穿着軍便服的，外表沉默的，但是神情滿足的軍人。

「正要找你，幹臣！」江奇峯上校說，「我有一個朋友，俺們要一塊走的咧。」

「歡迎，歡迎，」那軍人連聲說，「只要不嫌這車箱蹩腳，我倒十分歡迎咧。」

我正等待着江奇峯上校的友誼的介紹，但，他却說道：

「走吧，咱們。」

我們走下車箱，穿過擁擠得像難民一般的旅客，走過了候車室。

「真是讓我發窘，」我說。

「爲啥？」他說，驚疑的望住我。

「剛才爲什麼不介紹一下？」

「他們都怕咧。」

「怕什麼？」

「怕什麼？」他倔强的反問道，並且，彷彿大吃一驚似的望我一眼。「說你是作過政治工作，他們討厭。說你是寫啥文章的吧，唉，」他搖搖頭，「他會想到你和報館瓜瓜葛葛分不清，就怕這個咧。」

我無可奈何的笑一下，用着和江奇峯上校同樣的情緒搖了搖頭。

「你別笑這，老兄，」他繼續說，「他們就怕你們這類人得到啥把柄，在報上說幾句實話咧。」

江奇峯上校向我說明着一般軍官對新聞界的種種的看法，和一些微妙的心里。並且，他生動的列舉着動人的可笑例子。

「真叫人笑破肚皮，」我說。

「人家是那樣想，那有啥可笑？」他固執似的說。「在他們，你捧一捧，不關痛癢，因為他們的報告可更周到咧，你要一揭他們的陰私，那他們可真受不住咧！」

「可是，你和那位是什麼關係呢？」我截住問。

「那位副團長麼？」他望我一下，然後說：「我當連長，他當我的師爺，俺們是老朋友囉。」

「哦，哦，」我吃驚的叫。

「那有啥稀奇呢，老兄？」他繼續說道，好像是激動起來了，「我當營長時，他還是跟着我，可是，後來人家看準了門路，考上了黃浦。」

「是這樣啦，」我說道。

「是哇！當然！」他說。「當軍人，一入黃浦，一出黃浦，那還有啥話說呢？」他顯然是激奮起來，腔調里充滿了濃重了感情。「只可惜，咱是個熊老粗，」他又說。「咱沒有用，」他搖搖頭，然後，神情傾注的望我一眼。「可是，中國這麼大，總有用咱的地方哇！」

江奇峯上校的談話的激憤，使他的臉色沉重而且脹紅了。這令我想到他在作戰時的果敢與堅毅的情緒，我深深的感覺驚佩和贊服。「這家伙越來越積極啦，」我暗自說。我佩服的笑着，並且，同情的向他望了一下。

此刻，一輛十輪美式大卡車橫衝直撞地駛過來，把我們分開了。車後，飛揚的塵沙的大尾巴把我們封埋着，我掏出手帕，把整個的臉部藏在手掌里面。

「據我看來，」又是江奇峯上校的聲音，腔調里充溢有輕卑和憤慨。「